

反對黨八股

沈澤東

# 反對黨八股

號：1298 -

對黨八股

---

者：毛澤東

版者：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行者：新華書店

者：北京新華印刷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

00

元

一九五三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 出版者說明

本版『反對黨八股』一書，是根據一九五三年二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所載原文重印。

這是毛澤東同志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在延安幹部會上的講演。

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

剛才凱豐同志講了今天開會的宗旨。我現在想講的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怎樣拿黨八股做它們的宣傳工具，或表現形式。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如果不連黨八股也給以清算，那它們就還有一個藏身的地方，它們還可以躲起來。如果我們連黨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對於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最後地『將一軍』了，弄得這兩個怪物原形畢露，『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這兩個怪物也就容易消滅了。

一個人寫黨八股，如果只給自已看，那倒還不要緊。如果送給第二個人看，人數多了一倍，已屬害人不淺。如果還要貼在牆上，或付油印，或登上報紙，或印成一本書，那問題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響許多的人。而寫黨八股的人們，却總是想寫給許多人看的。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

不可。

黨八股也就是一種洋八股。這洋八股，魯迅早就反對過的。我們爲什麼又叫它做黨八股呢？這是因爲它除了洋氣之外，還有一點土氣。也算一個創作吧！誰說我們的人一點創作也沒有呢？這就是一個！（大笑）

黨八股在我們黨內已經有了一個長久的歷史，特別是在土地革命時期，有時竟鬧得很嚴重。

從歷史來看，黨八股是對於五四運動的一個反動。

五四運動時期，一班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和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那時的統治階級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學生，把孔夫子的一套當作宗教教條一樣強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總之，那時統治階級及其幫閒者們的文章和教育，不論它的內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條式的。這就是老八股、老教條。揭穿這種老八股、老教條的醜態給

人民看，號召人民起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這就是五四運動時期的一個極大的功績。五四運動還有和這相聯繫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大功績；這個反對老八股、老教條的鬥爭，也是它的大功績之一。但到後來就產生了洋八股、洋教條。我們黨內的一些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人則發展這種洋八股、洋教條，成爲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東西。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條。這種新八股、新教條，在我們許多同志的頭腦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們今天要進行改造工作還要費很大的氣力。這樣看來，『五四』時期的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反對封建主義的老八股、老教條的運動，後來被一些人發展到了它的反對方面，產生了新八股、新教條。它們不是生動活潑的東西，而是死硬的東西了；不是前進的東西，而是後退的東西了；不是革命的東西，而是阻礙革命的東西了。這就是說，洋八股或黨八股，是五四運動本來性質的反動。但五四運動本身也是有缺點的。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



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但是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後來這個運動的發展。五四運動的發展，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和民主的精神，並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和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則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義向右的發展。但在共產黨內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發生偏向，馬克思主義沒有拿得穩，犯了形式主義的錯誤，這就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是形式主義向「左」的發展。這樣看來，黨八股這種東西，一方面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因素的反動，一方面也是五四運動的消極因素的繼承、繼續或發展，並不是偶然的東西。我們懂得這一點是有好處的。如果「五四」時期反對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是革命

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們用馬克思主義來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條主義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時期不反對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從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面獲得解放，中國就不會有自由獨立的希望。這個工作，五四運動時期還不過是一個開端，要使全國人民完全脫離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統治，還須費很大的氣力，還是今後革命改造路上的一個大工程。如果我們今天不反對新八股和新教條主義，則中國人民的思想又將受另一個形式主義的束縛。至於我們黨內一部分（當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黨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條主義的錯誤，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啓發，拿不正確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惡習就不能肅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就不能得到廣泛的傳播和發展；而對於老八股和老教條在全國人民中間的影響，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條在全國許多人中間的影響，也就不能進行有力的鬥爭，也就達不到加以摧毀廓清的目的。

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三種東西，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都不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而是剝削階級所需要的。這些東西在我們黨內，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成份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級的包圍中，我們又有很大數量的黨員是出身於這個階級的，他們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着一條小資產階級的尾巴進黨來。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的狂熱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節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產生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它的一種表現形式就是洋八股，或黨八股。

要做對於這些東西的肅清工作和打掃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來必須得當，就是說，要好好地說理。如果說理說得好，說得恰當，那是會有效力的。說理的首先一個方法，就是重重地給患病者一個刺激，向他們大喝一聲，說：「你有病呀！」使患者爲之一驚，出一身汗，然後好好地叫他們治療。

現在來分析一下黨八股的壞處在什麼地方。我們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筆法來一個「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大罪狀吧。

黨八股的第一條罪狀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我們有些同志歡喜寫長文章，但是沒有什麼內容，真是「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為什麼一定要寫得那麼長，又那麼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種解釋，就是下決心不要羣衆看。因為長而且空，羣衆見了就搖頭，那裏還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負幼稚的人，在他們中間散佈壞影響，造成壞習慣。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蘇聯進行那麼大的反侵略戰爭，斯大林在七月三日發表了一篇演說，還只有我們「解放日報」一篇社論那樣長。要是我們的老爺寫起來，那就不得了，起碼得有幾萬字。現在是在戰爭的時期，我們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寫得精粹些。延安雖然還沒有戰爭，但軍隊天天在前方打仗，後方也喚工作忙，文章太長了，有誰來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歡寫長報告。他們辛辛苦苦地寫了，送來了，其目的是要我們看的。可是怎麼敢

看呢？長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麼？也不好。我們應當禁絕一切空話。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務，是把那些又長又臭的懶婆娘的裹腳，趕快扔到垃圾桶裏去。或者有人要說：「資本論」不是很長的麼，那又怎麼辦？這是好辦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話說：「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又說：「看菜吃飯，量體裁衣。」我們無論做什麼事都要看情形辦理，文章和演說也是這樣。我們反對的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的八股調，不是說任何東西都以短爲好。戰爭時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內容的文章。最不應該、最要反對的是言之無物的文章。演說也是一樣，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的演說，是必須停止的。

黨八股的第二條罪狀是：裝腔作勢，藉以嚇人。有些黨八股，不只是空話連篇，而且裝樣子故意嚇人，這裏面包含着很壞的毒素。空話連篇，言之無物，還可以說是幼稚；裝腔作勢，藉以嚇人，則不但是幼稚，簡直是無賴了。魯迅曾經批評過這種人，他說：「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

科學的東西，隨便什麼時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評的，因為科學是真理，決不怕人家駁。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東西，表現在黨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說裏面，却生怕人家駁，非常胆怯，於是就靠裝樣子嚇人；以為這一嚇，人家就會閉口，自己就可以「得勝回朝」了。這種裝腔作勢的東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裝樣子嚇人，它只是老老實實地說下去和做下去。從前許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說裏面，常常有兩個名詞：一個叫做「殘酷鬥爭」，一個叫做「無情打擊」。這種手段，用了對付敵人或敵對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對付自己的同志則是錯誤的。黨內也常常有敵人和敵對思想混進來，如「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結束語第四條所說的那樣。對於這種人，毫無疑義地是應該採用殘酷鬥爭或無情打擊的手段，因為那些壞人正在利用這種手段對付黨，我們如果還對他們寬容，那就會正中壞人的奸計。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對付偶然犯錯誤的同志；對於這類同志，就須使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這就是「蘇聯共產黨（布）」

『歷史簡要讀本』結束語第五條所說的方法。從前我們那些同志之所以向這些同志也大講其『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一方面是沒有分析對象，一方面就是爲着裝腔作勢，藉以嚇人。無論對什麼人，裝腔作勢藉以嚇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爲這種嚇人戰術，對敵人是毫無用處，對同志只有損害。這種嚇人戰術，是剝削階級以及流氓無產者所慣用的手段，無產階級不需要這類手段。無產階級的最尖銳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個，那就是嚴肅的戰鬥的科學態度。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是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至於以裝腔作勢來達到名譽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頭，不待說的了。總之，任何機關做決定，發指示，任何同志寫文章，做演說，一概要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這個才能爭取革命勝利，其他都是無益的。

黨八股的第三條罪狀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早幾年，在延安城牆上，曾經看見過這樣一個標語：『工人農民聯合起來爭取抗日勝利。』這個

標語的意思並不壞，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筆不是寫的一直，而是轉了兩個彎子，寫成了『五』字。人字呢？在右邊一筆加了三撇，寫成了『人』字。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學士的學生是無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寫在抗日時期延安這地方的牆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發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則就很難得到解釋。共產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麼人看、給什麼人聽的，否則就等於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許多人常常以爲自己寫的講的人家都看得很懂，聽得很懂，其實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因爲他寫的和講的是黨八股，人家那裏會懂呢？『對牛彈琴』這句話，含有譏笑對象的意思。如果我們除去這個意思，放進尊重對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譏笑彈琴者這個意思了。爲什麼不看對象亂彈一頓呢？何況這是黨八股，簡直是老鴉聲調，却偏要向人民羣衆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聽衆，寫文章做演說倒可以不看讀者不看聽衆麼？我們和無論什麼人做朋友，如



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裏面想些什麼東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麼？做宣傳工作的人，對於自己的宣傳對象沒有調查，沒有研究，沒有分析，亂講一頓，是萬萬不行的。

黨八股的第四條罪狀是：語言無味，像個癩三（色）。上海人叫小癩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們的黨八股，乾癟得很，樣子十分難看。如果一篇文章，一個演說，顛來倒去，總是那幾個名詞，一套「學生腔」，沒有一點生動活潑的語言，這豈不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像個癩三麼？一個人七歲入小學，十幾歲入中學，二十多歲在大學畢業，沒有和人民羣衆接觸過，語言不豐富，單純得很，那是難怪的。但我們是革命黨，是爲羣衆辦事的，如果也不學羣衆的語言，那就辦不好。現在我們有許多做宣傳工作的同志，也不學語言。他們的宣傳，乏味得很；他們的文章，就沒有多少人的歡喜看；他們的演說，也沒有多少人歡喜聽。爲什麼語言要學，並且要用很大的氣力去學呢？因爲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功不